

## 黄花风铃(外一篇)

### ■ 郭桃珍

在行道上,站立着一排黄花风

春来,景甚好,满眼花正黄。远 看,黄花风铃像一朵朵柔软的云朵, 轻盈停留在枝头上;微风拂过,又像 一个个精巧的小铃铛,在轻轻地晃 动。走过,你或许会惊诧那一片黄。 甚至,想伸手抚摸它的绵柔。

多少人驻足,倾慕它的璀璨。繁 花绿叶间,它一袭黄色衣裳,仿佛是披 甲的勇士,仰首远方,一任群芳妒。即 使赋诗、描绘、吟唱,都无法撑起它-身的英气。铮铮的风骨,是一首荡气 回肠的史诗,回荡在历史的长空。在 黑夜,冷了清光,惹了寂寞。喜欢它的 不羁,"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 金甲"吟不尽一个英雄的豪情。喜欢 它的肆意,在最美的时光里,怀揣梦 想,走向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我静静守在它的身旁,倾听花开 的声音。风乍起,轻轻的,一朵黄风 铃花悄悄落了下来。花开花落,是大 自然的规律。生命无常,也是人生的

常态。生命,原本是一树花开,或安 静或喧嚣。不管长与短,终究要凋 谢。捡拾一些过往,那些哭过的,笑 过的,不经意间渗入骨髓。生命总有 一些空白,需要我们用豁达来注脚。 每一朵花都很美,每一朵花都有自己 的想法。我们就像每一朵花,都有自 己的位置,都有自己的花期。

我们拥抱阳光,纵情放歌吧!就 在这美好的三月!

### 岭南凤凰园

在高州,有一座充盈着艺术和人 文气息的园林。它的名字叫"岭南凤 凰园"

园主叫杨幸注,因在家中排行第 八,人称"八叔"。听说"凤凰园"之名, 是他所取。因他靠山地养鸡起家,人 称"山鸡大王"。今日山鸡进了奇石园 林仙境,就变成"凤凰"了。其寓意是 山鸡变凤凰或山沟飞出金凤凰

一座园林,叠山奇石不可缺。 些江南园林在岭南凤凰园面前,也逊 色不少。有人流连于那叠山奇石,只 见群瀑飞溅,烟雾缭绕,实是欲界之

有人陶醉于梦幻溶洞,石钟乳、 石笋、幔、石花,千姿百态,生动逼 真。或双龙戏珠,或鱼跃龙门,或繁 花似锦,灯光辉映下,别有洞天

有人倾情于桥廊水榭,拾级而 上,漫步湖边或曲径,欣赏亭台楼阁, 飞檐绕角。目之所及,皆可入画。

而让我更感动的是:八叔不满足 功成名就,放弃晚年悠闲生活,从零 开始,再次创业。七十多岁的他,头 戴草帽,身穿蓝色T恤、黑色长裤,每 日穿梭在园林里。五年多来,他亲自 设计规划凤凰园,造园期间每天凌晨 四五点就到工地安排工作,亲力亲为 组织施工。 一个园林的门外汉转变 成了缔造者。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 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八叔是励志创业的榜样。一个 山鸡变凤凰的传奇故事将从一座园 林开始。

一吻情深 ■ 周文静

### 生命的石头

-参观高凉彩玉展有感

案台方寸 彰显天地乾坤 找到生命的出口

都是石头

万象之灵

石不能言

花可解笑

等来雕之眼

就像人的种子

历史浮沉 气象万千 呵成玉石天然

云开日落

巾帼骏骑 走来好心传承 夺桥飞舟 一幅万里长征②

都是沉睡的精魂 在这里斑驳 都是大地的灵气 打磨岁月

■ 荔木子

江河孕育 天下无双 绝唱千古 独记高州石屏3

注:①《巾帼骏骑》为冼夫人骑马雕;②《万里长征》,是山水画玉雕; ③《高州石屏记》为南宋宰相洪迈为高州彩玉贡品题赋。

# 最忆童年番薯饭

■ 程秀琼

番薯饭慰籍了我童年的辘辘饥

我吃番薯饭的最早记忆是在五 六岁的时候。那个夜晚,奶奶把睡眼 朦胧的我抱起来:"乖,给你番薯饭 吃。"在奶奶的慈爱声中,我看到父母 还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编织草席。 番薯饭,是奶奶给我饥困的父母准备 的。我忘了当时吃了多少,却记得吃 后便喉咙痛和呕吐。

到八九岁时,我就经常吃番薯饭 那时候,小小的我,夜晚总是跟 着父母编织席子。每当太困时,我便 会把头贴在膝盖上休息。此时,爸爸 就会说,"孩子,你去煲番薯饭吧。"我 看看母亲没有反对的意思,就高兴地 到厨房,切好番薯,洗好些许米,调好 水,装在瓦锅里扛回来。然后在门角 拿出那两个半备用火砖,在席子边架 起临时小灶,生起火来。接着,又继

灶里的火光把房子照得亮堂堂 的,比村里人办喜事时点的竹笋灯还 要亮,我心也亮亮的,暖暖的。瓦锅 里开始有了声音,最初是微微的,疏 疏的,缓缓的;接着是强强的,急急 的,紧紧的,混乱的;后来是笨笨的, 讷讷的;最后只剩一丝微微的"呵 -呵---"声。整个过程声音仿佛 由远及近,从远古开始,万马奔腾,带 着浓香,带着希望而来。瓦锅从"万

马奔腾"开始就飘出了香气,而且越 飘越浓。我等待着,心儿一阵比一阵 更急,等待着揭开锅盖的那一瞬间。 也许,那种心情只有古时候杨贵妃等 待荔枝时才真正体会过。不同的是, 贵为妃子的杨玉环是为了饱口福,慰 乡思;而幼年的我,纯粹是为了填满 辘辘饥肠。

番薯饭熟后,我先装一碗给坐在 床上的奶奶,然后便迫不及待地跟着 父母吃起来。此时,爸爸又讲阿七偷 吃花生米的故事了。那样的晚上,我 是最幸福的。除了比弟妹多吃一餐 偏餐、听到故事外,还能吃到些许饭 -父母吃光番薯后,把碗底仅有 的几粒饭米,都倒到我的碗上了。那 些饭米,吸附了番薯的香气,还有一 股淡淡的花生油香,让我垂涎三尺。 我没有好的词句来形容它,后来我想 到爸爸讲故事时的话——"吸取天地 之精华"。对,那些吸取了"天地"之 精华的饭米让我渴望,让我愉快,让 我回味,以至于几十年后,它们还在 我岁月里闪光与飘香。

后来家里晚餐都是以不加米的 番薯饭为主。番薯饭也有了新的做 法,如"鸭子"饭和番薯丝饭等。做 "鸭子"饭,得用刀把番薯切成小鸭子 能吞得下去的粒状,工作量大。做番 薯丝饭时,妈妈常把几种颜色不同的 番薯混着来刨丝,以加强饭的色泽 美,增强我们的食欲。她把刨架在瓦 盆上, 五指往手背稍稍翘起, 用手掌 按着番薯在刨面上飞快地推推退退, 筷子头般大小的番薯丝从刨下飞出 去,嫩白的,淡黄的,深橙的,浅紫的, 落满一盆。这时候,锅里的水已经开 了,妈妈把番薯丝倒到锅里,盖好锅 盖,加大柴火,不一会,番薯丝就熟透 了。我们看着锅里翻滚着的五颜六 色,如花朵在绽放的番薯丝,肚子更 加饿了,不停地咽着口水。妈妈拿起 竹笊篱(捞饭米用的竹器),把锅里的 番薯丝捞起来,装了满满一大盆。此 时,我便动手给每人装上一碗番薯丝 饭,再往每个碗里加上一勺子咸萝卜 干汤。于是,仿佛历经了千年等待的 我们,便迫不及待、津津有味地吞咽 一碗饭,用不了几下,就全吞 到肚子里,没有谁会想到要什么下饭 菜。奶奶说我们是鸭子吞蚯蚓,也许 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比喻更恰当、更形 象生动的语句来形容我们当时的吃 相了。每次做番薯饭,我们都能饱两 一晚餐吃光了番薯饭,煮番薯丝 番薯粒的水,又是我们最好的宵夜。

妈妈把岁月过得色彩斑斓,把番 薯饭做成了艺术。番薯饭于我,是一 种憧憬,是一种渴望,是一种快乐;是 不褪色的回忆,是无休止的怀念,是 刻在心底里的幸福。

## 电影往事

正月里,路过化州河西民主桥头步行街街 口,看着熙熙攘攘的逛街人潮,让我突然生出似 曾相识的感觉,仿佛一下子穿越回到30多年 前,老电影院还在这里的时候,那一幕幕热闹的 景象重现眼前。

那时候的电影院,没有巨幅高清幕布,没有 环绕立体音响,没有舒适的中央空调,但是同样 上演着精彩的银幕故事,同样带给观众令人沉 醉的视听享受。

依然记得当年的化州电影院,是一幢颇为 宏伟的苏式建筑,宽敞的门廊立着高大的圆形罗 马柱,进场的大门挂着两幅厚厚的丝绒门帘。电 影开场前,观众持票排队,剪票方可进场。

在那个经济捉襟见肘的年代里,看电影是普 通家庭的一项额外支出,有时甚至是奢侈品。父 母要深思熟虑才会决定带孩子们去看一场电影。 如果遇到热门的电影上映,经常是一票难求。

可是看电影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挡,一些顽皮 的孩子会趁工作人员不注意混进场。所以,电影 开场后,都会有工作人员打着手电筒巡场捉逃票。

至今我仍对当年一位铁面无私的工作人员 印象深刻。那是一位中年妇女,个头不高,夹着 齐耳短发,不苟言笑。当她一双锐利的鹰眼扫 过,无论是藏在旮旯角落里,还是趁机占了空位 置坐下的无票观众,无一幸免被揪出来赶出场。 当知道这位妇女是我父亲办公室刘叔叔的母亲 时,年少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整天乐呵呵、平易 近人的刘叔叔,他的妈妈怎会如此"厉害"

我的小学同桌兼好朋友菊的父亲也在电影 院工作,她家就住在影院后面的职工大楼里。 当年电影院的职工家属都有"刷脸"看电影的福 利,我也跟着菊去蹭过不少的免费电影。岁月 流逝,那些电影的名称都忘了,只记得观影的过 程颇为提心吊胆,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刘叔叔的 妈妈巡场,对我这种"伪"家属,她是毫无情面可 讲,照样撵出场。

记得菊的家里收藏了许多《大众电影》杂 志,这份杂志不但刊登了最新的影讯,还有关于 电影拍摄幕前幕后的花絮,我们两个小女生对 这些丰富的娱乐资讯看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

当年学校还会组织包场观看一些红色战争 或武打电影。每一次观影,排着队步行去电影 院,在影院里为精彩的场面热烈鼓掌叫好,都是 属于我们成长岁月里的快乐时光。

在那个年代里,电影滋养了我们的精神世 界,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为我们的成长岁月 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和一段难忘的回忆。

说起我们的电影往事,我还会想起泳哥哥 看电影的五角星故事。泳哥哥是好友娴的哥 哥。高中毕业那年我们去娴家里玩,娴的母亲 彭姨回忆起泳哥哥小时候看电影的趣事-场要看到银幕上闪耀的五角星。

"如果没有五角星,他就在电影院里大哭不 肯离去。"彭姨回忆道,"一开始我们也纳闷,这 孩子怎么回事? 眼看着下一场的观众开始进场 了,只能强行拖着哭闹不止的孩子离开电影 院。后来才发现,原来只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 片尾才会出现五角星。"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 引来大家的哄堂大笑。当年正在读大学的泳哥 哥羞得满脸通红,急忙躲进房间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化州电影院因为属危 房被拆除。住在城区河西片区的居民,开始移 步到民主路的文化宫看电影。这个时候,家庭 基本普及了电视机。随着有线电视时代的来 临,精彩的电视连续剧轮番上映,面对多元化的 视听资讯,我们看电影的热情日渐减退。

一眨眼,三四十年过去了。现在看电影,已 经成了逐渐步人小康生活的我们追求视听享受 的多选项之一。可是,我还是会怀念以前的电 影时光,怀念那些成长中的往事。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